

# 《台生-我所解說與虛構的人生》

袁瓊瓊

## 第一章

他們一起趴著，像某個看過的電影場景：身體貼在地上，腦袋昂起來，窺看著前方。前方有一處突起，不知道是什麼，四周是海帶綠的海水，顏色很深，但似乎不妨礙他看見小進。小進就貼在他臉旁邊。他注意到她的頭髮是藍色的，不過他完全不覺得奇怪。是帶點幽綠的藍。而她的臉是螢光色，亮亮的，像似覆著鱗片。她張著大眼，看上去很像魚。

他覺得她很美。

在兩人前方，珊瑚礁上，垂掛著那塊東西，從他們的距離看，並不大。但是他知道那其實是很大的。因為他們都是從那裡出來的。那就是母體。他們掛在珊瑚礁上，用分裂的方式繁殖。母體是螢白色，像水母一樣，薄薄的，龐大的扁圓形球體，在海水中靜止。

一個完整的分裂要花十年。時間太長了，無法知道什麼時候才會有一個新的人誕生。大家只能注視球體，祈禱在其內部存在著生命，但這期待也可能完全落空，或許，裡頭什麼也沒有。

台生懷著敬畏注視著。他轉頭看小進，發現小進也在看著。台生很高興在這奇妙的地方有小進陪著他。感覺看到的一切都異常奇異卻又似乎非常合理。他猜想他在做夢。有時候會這樣。在夢裡，然而清晰的知道自己在作夢。他喊小進的名字，並沒有出聲。他的聲音化為氣泡浮在半空中，向上飄去。然而小進聽到了。她微笑，會意的用肩膀碰他一下。她非常涼，金屬的涼，一點溫度也沒有，肩膀既堅硬又柔滑，那觸碰忽然成為撞擊。海水襲來，牆一般的撲到他們身上，他和小進被大浪捲住，撕扯一般向兩邊分開。

他幾乎是立即醒來。與其說是醒來，更像是從什麼地方掉落。相對他的夢境，現實的一切具體到讓人感覺痛楚。一切都非常堅硬。他想再回到夢裡去。但是不行，夢已經過去了。他醒了。正躺在床上。

睜眼第一個看到的就是阿桂。不知道她什麼時候進來的，估量那吵醒他的應該就是她推開拉門的聲音。

阿桂站在他面前。她深色和滿佈皺紋的臉像蜜棗，皺紋的縫隙中藏著幽亮的小眼睛。台生房間有八個他他米大小。他們住日式房子，地上原本鋪著他他米，但是處理太麻煩，就全拆了，露出地面漆得油亮的紫赭色地板。他的床靠牆，原是雙層床，因為濕氣重，床腿朽了，索性鋸掉，用鐵皮包著釘起來，給四腳加了底座。雙層床的下鋪幾乎貼到地面，上層床則比一個人的腰部要稍高一點。台生喜歡這個高度。手一搆就可以翻上床去。床邊放著他的書桌，桌上東西他只要伸手就可以拿到。

阿桂正站在床邊看他，她靠著床沿，臉湊得很近，那是曖昧的距離，可以攻擊也可以發現秘密。

不過台生不怕她。阿桂在家裡做了十多年，台生還小的時候她就來了。她幾乎知道台生所有的事。她幫台生洗澡一直到他十一歲。那天她放好了水，讓台生坐進去，替他搓背，洗前胸，把肥皂抹在他身上，然後用水瓢舀水從台生腦門上沖下去。台生一直很喜歡那些時刻。阿桂對待他就像那些鍋子，蒸籠，爐台，拉門或紗窗；那些地板，櫥櫃和桌椅，髒衣服和床單，沙發套，被套，床單；一切一切需要清潔的東西。她用力的在他身上抓扒，指甲尖刺進他耳朵和鼻孔，在他身上刮出紅色的印痕。

台生更小的時候，她會兩手夾著他的腋窩，把他直直提出水面，又重重放下去，水花四濺，托盤似的分開在周圍，台生沉坐在中間，之後水花碎裂，灑落到身上。阿桂清潔起來是很徹底的。每次洗完澡，台生都覺得自己是全世界最乾淨的人，他會小心的走路小心的說話，小心的坐和睡眠，小心的傾聽，小心的回答，小心的讀書小心的寫字；他要保持自己乾淨，直到第二天讓阿桂的手指甲刮過刺過劃過身體，讓他成為更清潔的人。

但是，十一歲的那一天，阿桂在他身上塗肥皂時，忽然停下來。她低頭看著澡盆裡，然後抬頭看住台生，很嚴肅，跟他說：「你自己洗。」

她並沒有離開，站在廚房門口指揮他：「脖子脖子。」她說：「耳朵！胳膊窩！腳！腳！」她大聲，像在斥責那些部位，又像軍隊裡點名，中氣十足：「背！肚子！肚臍，大腿！」她不耐煩極了，一連串喊：「耳朵背後，背後背後！」又說：「你洗豆豆沒有？」她一向這樣喊台生的生殖器。很小的時候，這形容大致有些道理，不過現在已經不大像豆豆了。台生聽命搓揉自己，阿桂嚴肅的盯著他，突然喊：「好了。」

她用大毛巾圍住他。那時台生已長到了阿桂胸口的高度。阿桂給他擦乾腦袋。一邊說：以後你要自己洗澡。台生想哭，問：「為什麼？」他覺得自己洗洗不乾淨。阿桂瞪起眼來：「你給我多少錢！」又說：「你爸叫我來幫忙的，又不是來給你洗澡的！」但是她明明已經幫他洗了很多年。台生說：「可是……」阿桂猛力搓他腦袋，像是決心要把那玩意從脖子上擰下來，大聲道：「好了好了！」她用大毛巾在他身上裹一圈，重力打了他腦門一下：「以後你自己洗！」

台生猜想是因為自己長大了。或至少是阿桂決定他是夠大了，所以要他自己照顧自己。但是她依舊沒把他當回事。她總是毫無預兆闖進他房間，大聲對他說話，有事就差遣他：「台生，去給我買醬油。」「給我去把院裡那個盆子搬過來。」她對每個人回嘴。大家都容忍她，只有婆婆，婆婆總是跟她吵。阿桂有一招，只要不想繼續吵下去，她就說台語。婆婆聽不懂台語。阿桂會咯噎咯噎說很長串。聲音平平的。聽不出任何情緒。婆婆討厭阿桂說台語，只要聽見她說台語，婆婆就說阿桂在罵她。事實上，許多爭吵通常都是這樣起來的。

阿桂說：「婆婆，」她講這兩個字時好像那是什麼髒話，她非常不滿，且有多少不屑。她兩手插腰，小眼精光四射，很大力的說：「又不見了。」

台生問：「什麼時候？」

阿桂退後，拉出距離來，好讓自己不滿的眼神可以發揮的更有效，她上下打量他：「啊你還不給我起床來！」

台生翻下床。他現在已經比阿桂還高了。阿桂仰腦袋看他，發現自己做了錯誤選擇，不過她依然氣勢十足說：「我不去找她！」她舉起手來，在台生臉部的範圍中亂點：「我不會去的！」

台生說：「好啦好啦。」

阿桂放下手：「我做飯的時候她還在啊。等我做好去叫她，」她的手轉而在身前劃大圓，模擬龍捲風似的劃到頭頂上去：「就給我不見啦！」

她忽然停下，說：「飯煮好了。我要回家啦。」這不是請求，只是告知。說完她就離開。

台生靠在自己床沿邊，床這樣高的好處是，站著就可以趴在床位上。他兩手交叉疊放床面，頭放在手背上。想到自己的夢。其實已經記不大清了，只剩一點感覺。小進和他貼得很近，她有綠色加藍色的眼睛。身上涼涼的，皮膚像是某種金屬。他想他要告訴小進自己做的夢，告訴小進夢見她變成了魚。

## 一的故事

我父親姓袁名一。這不是他本名。他出生在一九一九年。對日戰爭開始時，他二十五歲。響應國民黨政府「十萬青年十萬軍」的號召去從軍。據我母親形容，在徵兵處，人家要他填姓名，父親說：「大丈夫生不帶來死不帶去，赤條條一個人。」就此改名為「一」字。

我不知道事實是不是這樣，從來沒聽他自己提過，而我母親有個戲劇性人格，我從小一直覺得我媽敘述的事都像演電影。母親大有可能成為優秀劇作家。我自己寫劇本之後，才注意到她的敘述方式多半不是文句，而是畫面。有動作有對白，有顏色聲音氣味。

我母親的敘述有些非常之動人心弦。我甚至無法確定我寫出來的會比她說出來的更好。有次她跟我聊天，說了一個長輩的故事。早幾年她是不可能說給我聽的，是因為時代。在過去，父母不作興跟孩子們談性，不管那孩子已經多老。但是黃笑話和低俗流行已經把這個界線打破了。我有個朋友說他喪偶的七十歲老父必須再娶的理由：「如果不時常用，就不能用了。」

我一邊聽一邊喝咖啡，假裝很優雅，假裝他告訴我的事與下半身無關。

母親的這位朋友，年輕時守寡，獨力把孩子扶養大。這女人非常能幹，輕重活都行，嗓門大，人粗枝大葉。這應該是一種防衛機制，盡量掩蓋自己的女人味，好避免任何引誘和被引誘。總之，這樣過了十來年，名聲在外，大家都知道她潔身自好，為人規矩。

她跟隔壁家的男人很熟，是男人間的那種熟法。她不算有姿色，再加上有心粗裡粗氣，從來也不擦胭脂抹粉。十幾年來洋裝不上身，總是牛仔褲來來去去。事實上，沒人當她是女人，或許她自己也把性別意識給抹除了，早已忘了自己是個女人。

那是個夏天晚上。她跟那男人一起在自己家裡談事情。當年多數家庭都窄小逼仄，大家習慣在廚房談話。兩個人在餐桌前算帳。為了養孩子，她接了些短期工作，現在事情作完了，要報帳。她就是算帳不行，所以隔壁的男人過來幫她。

廚房裡是四方木頭桌，四邊放四條長板凳。她跟男人一人一邊坐。當時多數用白鐵燈罩，就是像個斗笠似的，下頭懸著圓燈泡的那種，正在餐桌上方。

正在算帳，燈忽然滅了。男人體貼，馬上跑回自己家去拿了燈泡來替她換。回來的時候，廚房裡沒燈，卻也不是一片漆黑，其他房間裡有餘光透進來。所以男人就上了餐桌，就著那點餘光，開始替她換天花板上的燈泡。女人嘛，也就抬頭向上看著。

她完全沒預料到自己會看到什麼。

等到燈泡換好，房間大亮的時候。她發現自己正盯視著那男人的褲衩。當時夏天，男人就穿著條寬寬的及膝短褲，裡頭什麼也沒有。顯然只是為了通風，絕對沒有預謀要通點別的什麼。

另外，穿著寬腿短褲，站在某個女性的眼目前，說實話，也不是通常的社交

行為裡會出現的景象，他忽略了沒給自己加條 BVD 也絕對是情有可原的。

總之，因為這順理成章的角度，以及順理成章的理由，女人便看到了，所有，在男人褲子裡應當出現的事物。

她告訴我母親：「我守了十幾年，心如止水。可就那一刻，我守不住了。」

但是當時，什麼事也沒發生。人生沒法什麼事都像電影的。男人什麼也不知道，下了桌子，兩人於是繼續算帳。

在我父親，當年意氣風發的抹除了祖譜上的名字，給自己改名叫「一」的時候，對自己肯定是有些想法的，或許那想法便是一個轟轟烈烈的人生，戰死沙場馬革裹屍，好留名青史之類。我父親是逃家出來當兵的，又改了名，萬一真的死了，他老家裡不會有人知道。我不曉得他當年有沒有想過這一點？

不過年輕的時候，總覺得家不如國的。另外他原本在老家有個父母給娶的妻子，比父親年紀大，脾氣不好。也是我娘的形容：兩個人時常吵架，那婆娘就抓起我爹的鞋從窗戶往外扔，而窗戶底下是醬缸。不知道是醃著什麼，母親只說是家家戶戶都這麼著，窗戶底下是醬缸，半人高，兩手圍抱那麼寬。年輕的父親便穿著一隻鞋，單腳跳著從屋裡出來，在窗戶底下的醬缸裡濕淋淋的找鞋。

找到鞋之後，照我媽的說法，他便憤而離家。跑到了重慶徵兵站，「大丈夫生不帶來死不帶去」，就此改名袁一。我小時候聽母親講這一段，總替他非常難受。沒法想像他腳上還穿著醬缸裡撈出來的鞋子，就這麼濕淋淋的翻山越嶺千山萬水。

成為「袁一」的父親沒有戰死沙場。在戰爭中那幾年，日後證明，是他一生最輝煌的歲月，他在極短的時間中快速竄升，是他那一期最年輕的帶兵官。勝利後他帶兵回南京接收，遇到了我母親，之後兩個人一起來台灣，生育五名子女。之後在四十七歲死去。

他的後半生，始終停留在原有的官階上，十來年不曾晉升。他死的時候我十六歲。不夠小到可以用無知的純真安慰他滄桑疲憊的心，又不夠大到理解人事，可以傾聽他的光榮他的失意。

他的故事我都不知道。沒聽他說過。只是後來聽我母親講述。而父親給自己定名的那個「一」字，其實成為界線，把他的人生分隔成兩半，他像是一個沒有過去的人，除了他的籍貫，他的姓。母親雖然說過他許多事，但是因為戲劇性太強，我總疑心那些事實經過了我母親富於想像的腦袋，或許渲染或加工過。

因之，我父親是沒有過去的人，他的人生始於二十五歲。在他改名為「一」的時候，剛剛開始。

而我母親說的那個故事，那個女人。在她抬頭上望，看見了不該看的東西的那個剎那，她也正站在那個「一」上。

這女人後來怎麼了，母親沒有講述。然而無論如何，在那個臨界的時刻，對於那個女人，彷彿顛著腳尖站在時間線上，進一步和退一步都是粉身碎骨。那非常危險的一剎那，同時接近地獄和天堂。

而終於回過神來的時候，生命決計不會相同了。